

譯 林
書 叢 說 小
編 五 第

說 小 理 倫

錄 仇 報 山 火 子 孝 英

上 卷

海 上

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

序

吾先哲有言。聖人人倫之至也。林紓曰。人倫之至歸聖人。安得言一聖人外無人倫。宋儒嚴中外畛域。幾祕惜倫理爲儒者之私產。其貌爲儒者。則曰。歐人多無父。恆不孝於其親。輾轉而訛。幾以歐洲爲不父之國。間有不率子弟。稍行其自由於父母教誨之下。冒言學自西人。乃益證實其事。於是吾國父兄。始疾首痛心於西學。謂吾子弟甯不學。不可令其不子。五倫者。吾中國獨秉之懿好。不與萬國共也。則學西學者。宜皆屏諸名教外矣。嗚呼。何所見之不廣耶。彼國果無父母。何久不聞有商臣元凶。劬之事。吾國果自束於名教。何以春秋之書弑者踵接。須知孝子與叛子。實雜生於世界。不能右中而左外也。今西學流布中國。不復周徧。正以吾國父兄。斥其人爲無父。並以其學爲不孝之學。故勸閤子弟。有終身不近西學。甯鑽求於故紙者。顧勸閤子弟。爲仕至速。秉政亦至易。若秉政者斥西學。西學又烏能昌。余非西學人也。甚憫宗國之蹙。獨念小說一道。尙足感人。及旣得此書。乃大欣悅。謂足以告吾國之父兄。

矣。書言孝子復仇。百死無憚。其志可哀。其事可傳。其行尤可用爲子弟之鑒。蓋人莫不冒利而怖死。孝子已擁資累鉅萬。則盡棄弗恤。再厄於水。兩厄於刀。瘟疫拷掠。靡所不嘗。勢皆可死。而堅持母仇必復之志。又幸皆不死。仇卒以復。此又顏習齋之所不及矣。事迹繁重。吾序不能備舉。今但問世之君子。吾身重耶。吾親重耶。吾甯忘仇而享素封。正耶。因復仇而棄其資產。正耶。則將曰。親重。報仇正。然則有是二者。足爲名教中人。可無怫於倫理矣。則將曰。然則此事出之西人。西人爲有父矣。西人不盡不孝矣。西學可以學矣。嗚呼。封一隅之見。以沾沾者。概五洲萬國。則目論者之言也。雖然。吾譯是書。吾意甯止在是哉。忠孝之道一也。知行孝而復母仇。則必知矢忠以報國恥。若云天下孝子之母。皆當遇不幸之事。吾望其斤斤於復仇。以增廣國史孝義之傳。爲吾國光。則吾書不旣俱乎。蓋願世士圖雪國恥。一如孝子湯麥司之圖報親仇者。則吾中國人爲有志矣。

大清皇帝光緒三十一年四月閩縣林紓畏廬父序於都下望瀛樓

譯餘臆語

是書本敘墨西哥亡國事。墨之亡。亡於君權尊。巫風盛。殘民以逞。不恤附庸。恃祝宗以媚神。用人祭淫昏之鬼。又貴族用事。民逾賤而貴族逾貴。外兵一臨。屬國先叛。以同種攻同種。猶之用爪以傷股。張齒以嚙臂。外兵坐而指麾。國泯然亡矣。嗚呼。不教之國。自尊其尊。又甯有弗亡者耶。

瓜迭馬克者。墨之嗣王。猶金哀宗守緒也。幽蘭一炬。史家惜之。顧猶不如瓜迭馬克之堅忍。先是。墨人窖重寶於地。西兵百索不得。遂濫刑以施。瓜迭馬克手足焦爛。終始不言窖金所在。嗚呼。吾聞明季六君子之獄矣。然猶曰魏璫之報私怨也。世安有囚亡國之帝。加以炮烙。刺取窖金。何與闖賊之入燕同也。西班牙可太時爲世名將。行爲乃同草寇。然則身爲國民者。宜戮力同保其國。脫一受外兵。安有倖免之事耶。

孝子受瓜迭馬克殊知。寶與同瘞。身與同刑。亦皆不言。凜凜乎其男子也。可太

時遂以孝子授其仇。若望者。卽殺孝子之母之人也。處孝子加酷。孝子慨然受之。備極慘暴。終無撓詘之言。蓋自念身爲母身。母可死於仇刃。身亦何妨更殉之仇以從母。自有此念。義心勃然。千災五毒。一不之恤。嗚呼。孝之於人。能自生其神勇矣。

湯麥司之言曰。吾不欲令讀吾書之人。謂我圖報母仇之故。至於備極刑酷如是。灰天下人子之心。孝哉言乎。此卽所謂永錫爾類也。吾譯至此。哽咽幾不能着筆。

小說一道。不着以美人。則索然如噉蠟。然湯麥司身爲孝子。使儷之以蕩婦。則作者必不至有此文心。哈先生不知作何幻想。乃覓取節烈二婦爲孝子偶。王章殊有妻矣。麗榴以藥砧之故。作二十年單棲。後乃圓其破鏡。倭土米情鍾客卿。出百死相衛。國破家亡。始以身殉。一烈一節。在吾國烈女傳中。猶錚錚然。顧一得之野蠻。一得之文明。彼此若合符節。性惡之說。吾又不能信苟卿矣。

倭土米歸湯沐邑起兵時。誓衆之言曰。父兄何爲樂子弟爲奴。而憚於死國。部人因之大奮。然國亦尋滅。義氣已淩紙而發。嗚呼。是言女子之言也。尙能權爲奴與死國之輕重。世有男子。乃甘媚外。以奴自居。何也。

畏廬附識

題詞

滿庭芳

山陰金爲鶴笙父

孝水春枯。貞柯冷秀。恩讐抵死。鐫心炎風。朔雪遮莫。此
鍾靈爲問。髮膚無毀。視夫君。疇重疇輕。斗令我迴腸盪
氣。根觸懊悵。情十年前。舊夢。嗟嗟。烏哺。草草。鴛盟。盼
白雲親舍。誰共懽承。何況殘山。賸水。怕黃圖。潑墨重經
索喚起。中原豪杰。雪涕念教聽。

英孝子火山報仇錄卷上

英國哈葛德著

閩縣林紓

同譯

仁和魏易

第一章

溫非而曰。吾今日勝西班牙矣。宜歸功於天帝也。敵之見敗。盡覆其舟。死其衆。不可以數計。彼之起兵。本欲夷平吾英。令吾屬之人。被其虐政。男者奴之。女者媵之。以吾民之性命與靈魂。束而縛之。付諸天主教之教士。分裂吾產。歸之西班牙王家與教皇。然天心厭亂。以神風助順。俾覆其師。吾大將屈婁克。困其要脅。自度莫滿其慾。因以巨礮答之。倖彼見敗。自是西班牙榮名。當立隳而不復振。余溫非而也。今日適聞吾軍捷音。卽大風偃敵之日。餘威震樹落蘋果。無數。余一。一拾而筐之。將鬻諸本苟鎮。且探軍中勝狀也。世人常言小樹灌之。可以合圍。若我生近日之行狀。則又化大樹爲小樹矣。余年已垂耄。尙欲操筆舒紙。敘吾生平閱歷。以示世人也。前此十年。英

女王伊利沙伯

在一千五百七十八年

幸吾腦福克來時。知吾軼事甚詳。欲吾一一語之以狀。

道二十年前余游美洲時。親矚西班牙大將可太時得安滑克而滅之。

即墨西哥

吾剛欲

敘述。而女王又赴可收行獵。因命余書之。俾挾歸檢讀。且言文字苟中程墨。將酬余

以美仕。余啟女王。不能細書。顧當勉力如聖指。乃將安滑克公主所遺綠寶石一方

上王。王大喜。此時余若有貪祿之心。即可將此寶石爲釣官之餌。讀者思之。余前此

在安滑克位。極人臣。幾等親藩。何復戀此微祿。故吾亦不求。但與女王親手。王握寶

石。急掌背。筋骨條條。儼起。作白色也。余亦歸。自念女王命吾爲書。余年已垂暮。若不

及纂錄。旦晚就木。則遺事或不傳於世。顧此事絕重累。余老莫勝。既又自念。即死。亦

余息肩之日。因亦不惜重累。而冒爲之。且念余所閱歷處。恐無第二英國人曾及此

者。其中幾死者數。均託帝力。倖無事。意者此書中有道德學問在焉。故帝心臨余。不

令卽死。以沒此著作。所謂學問者。卽閱歷中之學問。凡爲惡之人。終無善果。試觀可

太時新收墨西哥時。總攬兵權。偉若天神。然四十年前。余聞其死於西班牙。大蒙奇

辱。至於不復類人。殊可哀也。其子馬丁亦死於其父以詭謀兇力所得之嚴城中。伏刑以畢其命。可太時所眷土人之女馬林娜以幽歡之故。至賣國弗顧。至引西班牙人自搗其宗國。可太時遇患輒出死力拯之。迨年暮色。衰竟賜殺拉米奴爲妾。此殆奸通外人。鋤滅宗國之嚴譴。余又觀安滑克大城中親貴諸臣收局。彼人多以行惡求戢於天。不知誅戮幾千人之命。以祭淫昏之鬼。求富並以求承平。與子孫昌盛。孰知上帝鑒臨。彼欲富則報以亡國。欲圖承平則錫以西人刀鋒。欲子孫昌盛則悉編入他姓奴籍。力圖福慶。乃舉己身事業及其子孫。用祀胡神。其果應乃復如此。殊足嗤笑。至於西班牙人。借慈悲傳道之名。行其兇殘嗜殺之手段。如是國度亦望其昌耶。余老矣。莫能目矚其亡。然亡徵之近。亦早晚耳。正恐彼國後人追念先時榮顯。特太息中之記念。余觀屈婁克之礮火。特第一次得意之時。後此上帝必爲安排。踵墨西哥之故轍。至余生平亦不爲非惡。究之身受已足自信。上天罰我爲至公至正之刑章。不能不始終追述。以示後人。此書之著。余固早欲爲之。又值女王命我。瘡不能

不爲。而今日又聞西班牙兵大敗。於是將余舊事狂湧如潮。上我腦際。覺往事喧騰。余一身實處其內。今茲筆墨特少。留餘影隱隱約約於世間耳。余今坐於精室。開窗遠瞭。覺惠扶尼河兩岸風光。悉供吾目。野花滿地。及前此諸侯破城廢壘。亦一一繪我目中。左次有大澤。萬牛晨牧。駢駢作小點。如此風光在我目前。余竟若無覩。但憶當日在美洲時。凡諸事物。一一悉如美洲。每見禮拜寺塔。卽憶及美洲人殺人祭神之壇。每見牛馬在牧。則又憶及西班牙騎士之蹂躪彼都。一經憶及。卽欲命筆而書。時余妻已於耶穌生辰前物故。故余方得卒業。設余妻仍存。則此書必不就。蓋一經提及。必動吾妻悲懷。將又重溫其妬念。余所以能知吾妻心緒者。以余每言前事。吾妻恆佯笑赦我。前嘗此非恨之至深。何由竟露此態。蓋吾妻知吾於海外更娶生子。此事復何能忍。然余娶於海外。尙可曲赦。惟此四子。則尤痛心。蓋吾妻生子而殤。知吾鍾愛外婦之子。胡得不妬余卒。以此事開罪於妻。曾致勃谿一次。實則余此次之勃谿。實爲生平第一遭事。余與吾妻新婚之第二年。殤子適葬。余夜中成夢。見美洲

四子悉集。余前與我親。額余見四子。均玉雪可念。喜極。旣又念四子咸死。何以又生。一一咸呼其名。旣而甦。憶及前事。乃大哭。時正秋晨。秋日射窗而入。吾以爲吾妻尙睡。乃嗚咽微呼。四子名孰知吾妻已醒。窺見吾狀。吾夢囈中所言。均方言。稍雜以英語。吾妻悉聞之。聞吾呼四子名。已大悟。因躍起榻上。怒目視余。少須出涕。作悲狀。余曰。何爲如是。妻曰。從爾口中所述。使我生無盡悲涼。尙不知耶。爾試思當時遠客美洲。衆咸以君爲死。吾拋撇青春。忍死待汝。汝試回想。自得外婦以來。余有半星怨言及汝否。余曰。吾妻賢。初不詈我。卽我亦何嘗背吾妻者。然吾不解者。彼陳死人耳。何必更翻醋海。妻曰。外婦固死。設彼尙生者。余尙能以愛力爭回。所愛今其人久化異物。而君尙悲悼。則生人之愛力似萬不能勝之矣。至於客中外婦纏綿。理尙可恕。以爾我定婚在未客以前。後此婦來聘。夫仍爲我有。吾無靳也。惟此四殤。汝獨戀戀。則我殊無一星關係。屬其中。此可爲爾與外婦之摯愛。今爾尙戀戀彼人。一旦溘先朝露。一靈不泯。尙與同歸耳。余待爾二十餘年。芳時已過。遂爾無兒。縱得其一。殆上

帝不許吾樂奪之以去。而此兒名字汝竟一字不留口吻。以此觀之。則此殤與爾殊不關涉。吾兒賤耳。語至此。聲不能出咽。余尙欲有詞以辨。顧知不勝。亦不更言。迨女王命余作書。余防爲吾妻所見。祕不敢書。以余敍軼事。必敍外婦。及此四殤。因不敢著筆。或云此書終可乘間爲之。然吾妻動息不離。且好鉤稽余事。余又何能得間。實則老年夫婦同度時光。嚙口不敢更談前事。迨一日吾妻就寢而逝。年八十七歲。余葬之禮拜寺之南。心中無窮傷感。既而又念不作多時之別。遂亦自慰。不悲。計吾父母女兄弟及妻子。全在上帝之旁矣。安滑克末代之王瓜迭馬克爲余至契。及我同征伙伴。悉皆物化。入於安樂之鄉。而余外婦倭土米雖異教。然實共一天。想亦逐隊而處。其內是間樂。我亦欲居。特余聞人言。是中極清淑。無所謂嫁娶之禮。余聞而心壯。設是中果講夫婦之禮。則余一身二婦。又何以自聊。今余書欲開頭述我試手之事矣。

第二章

余生於迭青罕城中敝廬。卽余今日著書處也。此廬不知爲亨利第七時所造耶。抑修諸亨利第七時耶。始其地爲侯家葡萄之圃。廬爲老圃所家。故地以老圃名。然余有疑者。不審當時天氣佳乎。抑樹藝者果有良法。昔聞葡萄大熟。今乃不一熟焉。究之此地溫煦於他處。以東風不至。無凝冷之氣。故花之蓓蕾早於他處。十有四日。吾廬面西南。而地頗窪下。蛙聲抱廬而聒。幸地上多沙及小石。利於行水。不爾潮溼。蒸人且病。廬爲紅塼所積。而成墉。不爲正方。多曲折。作廉角。每及夏中。玫瑰紫藤蒙絡。蓊翳陰陰。結重翠。從陰中外瞭隱隱。見本苟鎮上屋脊。作峭銳狀。樹復蕭疏。寓目至適。卽有他夏屋。亦不便余之著書。故亦安之。此地吾所生誕。想歸宿亦在於此。百年深契。一旦乘化歸盡。吾亦良甘。今且先敘吾之家事。以告觀者。余門業亦非凡素。吾祖爲色福克侯爵。吾蓋發源於此。賜城曰溫非而堡。有祖姑適波兒家。爲史乘中聞家。此時吾家適被罪。遺產遂歸波兒。然家雖門誅。幸有遺孽他逸。伏隱弗出。吾父卽其支屬。吾祖善會計。復長居積。故遺此先疇。而祖母外家亦裕而多貲。吾祖信天而

聽神。吾父生時。即令入教。然父意雅不欲。吾祖再三婉導。既不得當。則杖之。吾父不能背庭訓。遂入本苟鎮天主教堂。僅及一年。神甫來言。吾父徧規越矩。請吾祖更覓他事以任。神甫且言。不特違犯堂規。且夜逸飲博狎妓。靡所不有。至於戟指怒詈。馬利亞神象。以爲妖神淫犯。吾祖聞而大怒。重鞭吾父。吾父年已十九。遂背訓逃走。神甫與吾祖謀。言父之不適教堂。迨戀戀於磨坊之女。於是神甫議送吾父於西班牙。包徼而城教會中。迨父歸。吾祖告之以此。父時盛年喜遊歷。卽悅而承命。適有西班牙神甫至英京。吾祖請神甫爲介紹。送吾父至西班牙。吾祖慈愛戀兒。因事神心切。遂割父子之愛。一年後。西班牙教會中貽書本神甫。言吾父又逃。吾祖大震。逾年書至。言吾父違天。已以教會律法伏誅矣。吾祖大慟。以爲不應違性。怫情令愛子死於非命。因與本苟神甫絕交。又二年。吾祖病危。遺言謂吾父實未死。料理遺產。用付吾父。祖歿之三年。父果歸。於是離家八年矣。其歸也。挾吾母並來。母西班牙產。姓茄雪名路易莎。亦西班牙名族中閨秀。

吾父八年在外。吾莫知其詳。以吾父未嘗語人以狀。一日偶露迹兆。余始知之。時余侍吾父浴於小池。見衣解時。胸前出大癰。余怪問之。吾父斗變其色。因曰。此惡鬼所爲。吾決其必入地獄也。吾今告汝。有國度曰西班牙者。而母世縣也。其地多猛鬼。所爲恆假天帝之命。以火焚殺人。吾爲小人所愚。其人少吾三歲。吾號之爲鬼長。觀吾癰所在。卽受彼人所焚者。彼人因欲燒殺我。幸而母見拯。爾年少。勿多言。彼鬼長善偵。若爲所知。爾必無倖。爾身半爲西班牙種人。以爾母西班牙人也。以外貌矚之。已得其半。然中心須學英國。不當爲西班牙。吾今告汝。汝舍爾母。外凡西班牙人。咸汝仇也。當時余方僮騃。莫審父言所由來。久乃覺之。吾同胞凡三人。兄曰喬勿雷。次卽我。女弟曰馬利亞。當時家庭之樂已極。吾兄弟又魁碩可人。鄉里靡不羨慕。同胞中又以我爲最肖西班牙人之黔黑。而女弟殊不相肖。惟妙目橫波。及粉紅之頰。類西班牙美人。吾母見余狀貌。恆謂余爲小西班牙人。此語惟吾父外出時。始見稱。否則將爲吾父所怒。吾母雖產西班牙。吾父恆令其操英語。父出。則仍西班牙人口吻矣。

而西班牙語言亦以我爲最近。吾母來時多挾西班牙小說教余讀之。以吾母心懷故都。故不能遽忘其方言。迨入冬尤念西班牙以英國寒。迥不如西班牙暖。一日余問吾母欲歸乎。母大恐曰。否。彼中有仇。恆欲殺我。且爾父不聽余往。余焉能舍汝兄弟還鄉耶。余聞言大奇。回念欲仇吾母者。豈卽吾父所云鬼長耶。復謂吾母曰。母善。人人乃忍剗母以刃耶。母曰。吾惟美風儀。彼人始恨我。至此當日之欲妻我者。詎止爾父一人言至此。殷憂見乎顏色矣。

余於十八歲中。天剛五月垂暮時。吾父執蒲埵。至自鴉墨司海口。言步次有西班牙商船。載貨極夥。吾父亟問曰。主此舡者爲誰。蒲埵曰。吾不知其名。第見其游於衛上人甚偉碩。衣裳華楚。左額之角有巨癥存焉。吾母聞言色乃大變。口中作西班牙語曰。聖母垂憐。其彼人來耶。吾父狀亦甚懾。囁嚅不能出口。遂以馬自嚮鴉墨司偵消息。夜中吾母終夕不睡。余亦莫名所以。余臨睡時。吾母以面仰屋坐。迨余既醒。吾母坐狀依然。余問曰。吾母今日乃晨興耶。母曰。吾通夕未就枕。余曰。何爲弗睡。豈有所